

中 长 篇 现 实 生 活 小 说
Zhong Chang Pian Xian Shi Sheng Huo Xiao Shuo

把脚踩 在桌子上

颜 斐 著



北京文艺出版社

把脚跷在桌子上

颜 斐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把脚跷在桌子上/颜斐著. -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1. 8

ISBN 978-7-5378-3578-7

I. ①把… II. ①颜…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59755 号

书 名 把脚跷在桌子上

著 者 颜 斐

策 划 报时鸟文化传媒 / 范伟

责任编辑 金国安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 5628697(发行中心)

0351-5628688(总编办公室)

传 真 0351-5628680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印刷装订 北京京丰印刷厂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168 千字

印 张 12.5

印 数 12000

版 次 2011 年 8 月 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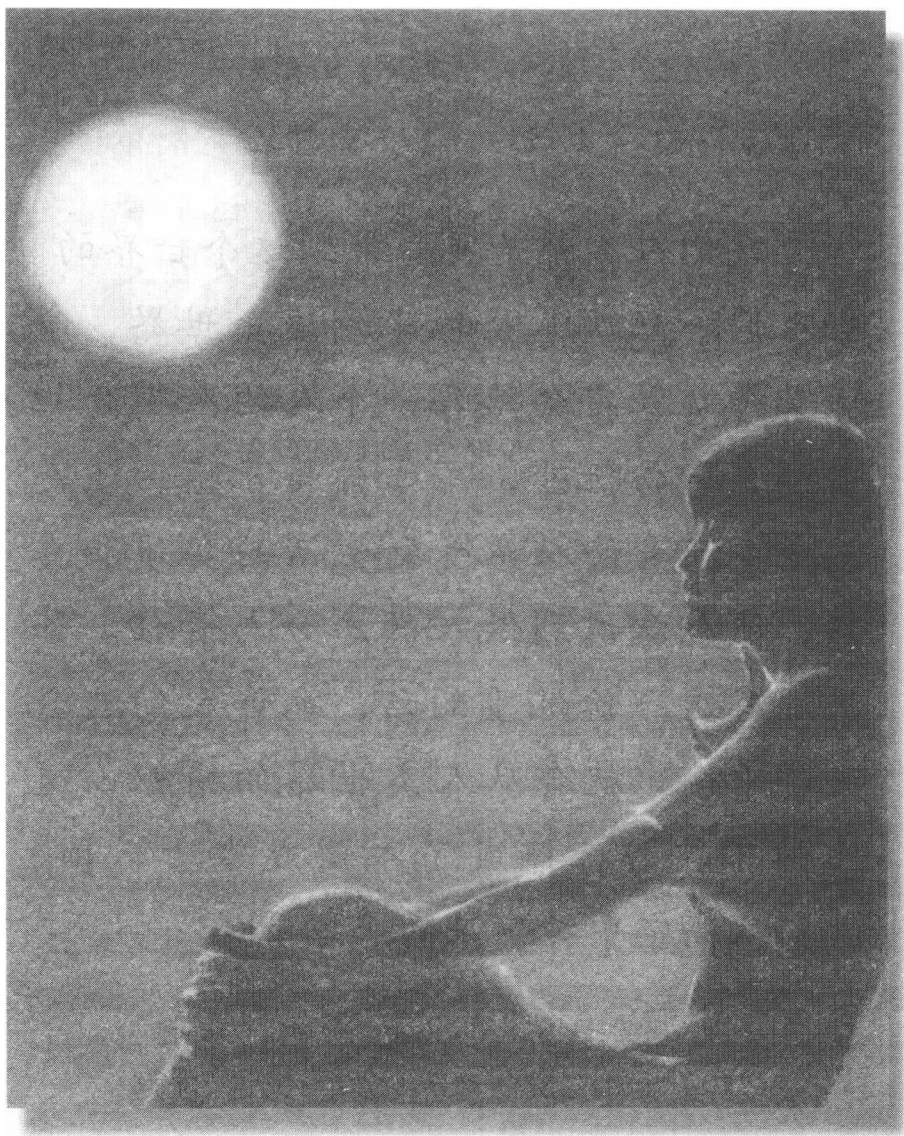
印 次 2011 年 9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3578-7

定 价 26.00 元

我们人类都是哭着来到这个世界的。当人们一旦呱呱坠地来到这个世界，命运女神就注定会给每一个人的人生分担着那么一份沉重。不管你是乐意，还是无奈。沉重使人感受到生活的实质和真谛，使人意识到做人的本分与责任。如果没有这一份沉重的话，也许人们就会失却平衡，就会从人类世界的崎岖山道上摔下峡谷，摔成了八瓣或者十六瓣，犹如从高空摔下来的山龟背板……

—— 颜 斐 自题



(插图：赵日光)

月光，是惨淡的；丹金河的流波，是惨淡的；这四周围静谧的夜色，也是惨淡的。在这惨淡的夜色之中却又透溢出一种静美。

——《苦鸭》

目 录

苦 鸭	001
把脚跷在桌子上	153

长篇爱情与现实生活小说

苦 鸭



(插图：赵日光)

尽管那个年月生活非常艰难，非常困苦，生产队的每一个工日只有一两角钱，不过他倒也养活了自己和眼睛不好的母亲。

——《苦鸭》

因为权欲过度神便堕落成魔鬼，
物欲过度人也就会堕落成野兽。

楔 子

陈家欣可是江南小城一位颇负盛名的剪纸艺术家。他的剪纸艺术作品，尤其是关于一些江南水乡人物和风景方面的剪纸艺术创作，堪称为江南美术界之一绝。他的剪纸艺术作品，大概有将近两百多幅，曾先后被纽约的联合国本部和欧、美、拉、非、亚等洲的多位国家首脑以及我国的国家历史博物馆，作为艺术珍品给予收藏。

那是在二〇〇一年的金秋十月，我去江南小城出差。一天下午，陈家欣忽然打电话到我所住的房间，说要请我到“丹金大厦”去洗矿泉浴。当然，对于他这一位久负盛名的艺术家的邀请，我是恭敬不如从命啊！在洗好上来以后，我们两个人躺在了小休息室里，一边喝着苦涩浓浓的“茅山青峰”，一边就古往今来海阔天空地闲聊了起来。当我们聊到了“人性”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便对陈家欣说：

“陈兄，对于‘人性’这种问题，似乎此时此刻，并不值得我们两个人多去深谈。实际上，你只要去翻开几位哲学家的一些经典著作，”这个时候，我列举了几个哲学家的名字以及他们的一些经典书籍后说，“或者，你还可以去翻开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室编撰的现代汉语大词



典，你就会看到有这样的阐释：在阶级社会里，人性，它表现为人的阶级性。”

可是谁知，陈家欣好像并不满意我的这一种说法，只见他把两只眼睛朝我猛的一瞪，并且他此刻的脸部表情中，似乎还带着一种明显不屑的神色。

“老弟，”他就是用这种明显不屑的神色对我说，“说一句老实话，噢，我是根本就不会去相信你刚才嘴巴上提到的那几个哲学家的胡话连篇的！因为，那个时代的哲学家们，几乎全都是一帮缺少钙质的家伙！真的！在官僚和政客的跟前，他们全都佝偻着一副身腰，低倾着一个脑袋，一副低三下四卑躬屈膝的尿样，可是一旦转过了身子，他们却又病态地把人类生活演绎成所谓的思想体系，然后再把人类作为囚犯似的，囚禁在他们那些所谓的思想体系里面。所以嘛，要是依着我个人的看法的话，如果我们把专门生活在精神领域里面的现象称之为神性的话，那么，专门生活在肉身领域里面的现象，我们就可以去称之为兽性了。神性是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现象，而兽性则是一种缺乏思辨能力的现象。至于人性嘛，它恰恰就应该介入在神性和兽性这两者的中间才对呢。”

“哦？”我觉得他所提出的这种观点，似乎有一点儿独特，有一点儿怪癖，又有一点儿与众不同。于是我便抬起头来，好奇地问他，“陈兄，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当人性侧重于神性现象的时候呢，这种人性就是一种比较高尚的人性，而侧重于兽性现象的时候，则就是一种比较丑陋的人性啰？”

这时候，陈家欣就是一边重重地呼吸着他那个患着鼻窦炎的鼻子，一边又把身体侧着翻转了过来，脸孔对着我说：

“老弟，这显然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前者，在克制着自己去追求过多的物质生活，尤其是不属于自己份内的物质生活；而后者则在排斥着

精神文明的内涵。如果谁的身上，同时具备着完全的神性和完全的兽性的特征的话，那么，他要不是魔性才怪呢！完全觉悟的人就是佛！所以在我们中国，位卑者，并不等于其人格也卑微；而权重者呢，亦不等于其人性就崇高，关键就在于其觉悟的程度。比如就拿苦鸭来说吧……”

说到了这里的时候，陈家欣便停顿了下来，他先是伸了一伸瘦骨伶仃的腿脚，后又抬起右手去按摩了一番已经起了皱的额头，接着又去重重地呼吸了一会儿患有鼻窦炎的鼻子，待到呼吸似乎畅通了许多以后，他就给我讲起了下面的这个故事。

1

在江南水乡之中，有一座非常古老非常璀璨的小城。而在这一座古老和璀璨的小城当中，则又流淌着一条非常美丽的运河，它的名字叫做丹金河。

这条丹金河的河水，是从北面流过来，把这个小城拦腰劈成了两半。而丹金河上的南新桥、北新桥、洋桥和南门桥这四座桥，就像是某些个阔佬身上的背吊带的四根带子，把肥大的裤子吊在了上身的衬衣上一样，把小城的东半拉和西半拉连结成了一座完整的城市。

而这个小城里面的居民，似乎又有一点儿习惯以河为界，以桥为名，因此，这个小城之中也就有了“桥东”和“桥西”区域之分。这一会儿，我们所处在的“丹金大厦”，它则属于是“桥西”的区域，然而一旦走过了南新桥，走到了河对面的文化广场上，那就属于是“桥东”区域的地盘了。

这丹金河河水流来的方向，则是小城的城北乡。城北乡的方圆面



积，大概有一个三十多平方公里，下面辖管着十六个自然村，一万八千多人口。而丹金河河水流去的方向，则是小城的城南乡。城南乡的方圆、面积、自然村的设置以及人口的数量，大致上又跟城北乡相差不是很多。所不同的则是，城北乡里多的是坟地和荒冢，以前小城开一个公判会，枪毙一些什么人的话，一般又大多在城北乡的坟地和荒冢之中执行。而城南乡呢，则多水泊和湖汊，又有一座不太高的小山——乌龙山——坐落在这里。这一座乌龙山虽然不太高，但倒也是树木葱茏，寺庙掩映，翠竹摇曳，半山当中还耸立着一座乌龙宝塔，这里是小城人游山玩水踏青拜佛的好去处；另外呢，小城的烈士陵园，也设置在乌龙山这里。这一个千年小城，仿佛就是一丁点儿的包心肉馅，被紧紧地包裹在城南乡和城北乡合起来的一块大馅包的中间。而丹金河的河水，就是穿越过了这一座小城，穿越过了城南乡与城北乡合起来的这一块“大馅包”，向着南边乌龙山的方向，悠悠地流淌着。

小城丹金河的景色，可是真美啊！

如果是在白天的话，当你站在南新桥或者别的什么桥上，低头凝望着桥下被阳光或彩霞晕染了的河水的话，你就会看到丹金河整条河，都在涌动金色的波浪；而在有着月色的夜晚呢，又会看到犹如被一块块硕大的银箔覆盖着的河，在我们的脚底下汨汨地流淌着。

这个小城的老百姓，向来都以这一条丹金河而骄傲。因为正是有了这一条美丽的丹金河，因此才就有了这座千年小城的美丽！而当年的苦鸭呢，他就写过许多有关乎这一条丹金河的诗歌，比如在他的《金色的丹金河》的诗歌中，有着这样的诗句：

丹金河啊，丹金河，
你是一条金色的河流，
穿过这座有着美丽名字的小城，

悠悠地向南荡起了水波……

再比如他填写的《转应词》曲牌的《月光下的丹金河》：

银河，银河，
银河穿城而过。
桥东桥西夜静，
城南城北月明。
明月，明月，
抚我悠悠心愁。

真的！要是苦鸭当年不死的话，要不是发生了当年那一桩事件的话，说不定现在他也会是一位非常有名气的诗人，或者会是一位非常有名气的作家呢！说不定他现在的知名度，比起你老弟这个作家的名头，可能还要响亮出许多呢！因为你可别小看了我们这一座小城。嗨！它的地方虽然不很大，可也是人杰地灵呀！当然啰，老弟，我这里所说到的苦鸭，当然不是那一种长着长脚的黑色的水鸟，这一种“苦鸭”鸟，只会在五月天里面，在栽着秧苗的水田当中，“苦呀苦呀”地鸣叫；而我这里所说到的苦鸭，他是一个人，一个年轻人，说得再准确一点儿的话，他是一个当年小城城北乡城北大队第五生产队的译名叫做“苦鸭”的年轻的社员。

这个苦鸭所在的城北大队，当时它紧挨着小城桥西区域的西北部。如果从我们现在所处的“丹金大厦”，顺着解放路一直往西走的话，只要走上个两三里路，出了老城门，走过了老城河，就可以来到城北大队的地头了。而城北乡的乡政府，当年也就设置在这个城北大队的地头上，距离小城还不到一里多路，又有着宽阔的马路相联结，而在城北乡



政府里任职的一些主要干部，又大多住在小城里，这来来往往的，小城桥西区域的老百姓，也都认识个八九不离十啊。因此呢，城北乡政府这里只要发生了一些什么重大的事情，最多就半天时间，整个小城就会全都传个遍，何况那是一桩轰动一时的丑闻，一桩就像是五脏鬼用它那一双血淋淋的鬼手给涂抹出来的一幅恐怖画面的事件呢，这个小城里的人们，当然是难以忘掉的。

虽说这一桩事件，现在都已经过去了有三十多个年头了，然而，我们这个小城的人们，至今仍然时不时地还在谈论和传说着。

如果要说起这一桩事件的话，我就还得要从三十多年前说起，那是初冬的季节，那一个诨名叫做“骚甲猪”的邵家柱调任城北乡革委会主任有一年多一点儿的时间，而苦鸭从小城的沙城河里救起了一个名叫于秋霞的上海女知青……就此，这一桩事件实际上就已经拉开了序幕。

2

说起了苦鸭，他可是一个瘦弱而又文静的年轻人。那一年，他的年纪大约是在二十五岁上下的样子吧。他生性腼腆，不多话语，见人总是一脸孔的微笑；然而更多的时候，他总是一个人在一边默默地沉思。当他在开颜微笑的时候，他的脸上就满满地透溢出一副俊秀的神采；而当他在沉默寡语的时候呢，他的两片嘴角，就会不由自主地耷拉了下来，一脸孔的苦相。

三十多年前的一天。初冬季节的时分。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四点多钟。当时苦鸭正在用赶罾网，在自家屋前的沙城河里，赶着一些初冬时

分还呆赖在太阳下面河边浅水处的小鱼小虾。眼下一个阶段，他在给地处城边上的城北小学做一些校舍维修，课桌翻新，门窗黑板油漆之类的木油工的活计。这是他和一个叫小卜萝卜子的小青年，两个人一起承揽下来的，也是一桩村小学跟他们生产队之间的换工的活儿。因为那天是星期六，学校下午基本就不上课了，老师们都早早地就回家了。因此，村小学的总务主任王志敏老师也想要早一点儿回家，于是他就吩咐苦鸭和小卜萝卜子两个人，提前结束手头上正在干着的活儿，三点多钟的时候，就放他们的工，让他们两个人也早一点儿回家去。

那个叫小卜萝卜子的小年轻，当时还是一个十六岁的大小孩。平时他总爱跟在苦鸭的身边，身前背后地晃悠。但是在那个星期六的下午，他却要到一处比较隐秘的地方去弄几本书回来。因为他知道苦鸭喜爱看书，而他又知道自己能够去什么地方可以弄到苦鸭喜爱看的那一类书。但就这件事，苦鸭可是对小卜萝卜子叮嘱又叮嘱地说：

“欣儿，你可不要去弄出什么事情来！”

跟随在苦鸭身后边走着的小卜萝卜子，走路都没有一个正经的走相，他不是一会儿斜着在走路，就是一会儿高高地甩动起两只细而瘦长的胳膊肘，并且还用一副自由大调的口吻对苦鸭说：

“苦鸭哥，那许多书呢，要是我不去把它们弄回来的话，嗨，它们早晚也会被一帮老鼠们给啃咬成了碎片，然后再一片一片地全给吞进肚子里面去的！”

“反正你不要去给我惹出什么麻烦来！”

“苦鸭哥，这个我是知道的，你就放心吧，噢！”

没过多一会儿，他们便在村东头的三岔路口处分了手，各自回家去了。苦鸭回到家以后，看看天光还早着呢，太阳还高高地悬挂在沙城河西面的天空中，家里边，似乎也没有什么特别着急的事情要去做，于是，他就换上了一件破棉袄，并在腰中间扎上了一根腰带，扛上了赶兽



网，背上了竹壳篓，到屋子前面的沙城河里去，赶一些此时此刻还呆赖在河边浅水处嬉戏的小鱼和小虾。

那一天下午，应该说苦鸭的收获还是很不错的！西下的夕阳，暖暖地斜照在沙城河的东堤岸边，一些想多接受一点温暖的鱼虾们，这会儿也大多懒洋洋地呆赖在斜阳下面的河边嬉戏。一些比较大一点的鱼儿，时不时地在河心的水面上扑腾着浪花。

这一条沙城河，可是小城丹金河的一条岔河。在距离小城有三里多路的地方，丹金河的河水穿过了三龙桥，弯过了沙城桥，在转过了黄土岗的张角墩子以后，便就直直地通往了城北乡排灌站。这沙城河的河面虽然不是很宽阔，然而它却是鱼虾蟹鳖们自由翔游的好场所。而在初冬季节里面的鱼虾蟹鳖们，似乎都不愿意早早地就回到那深沉而又寒冷的河底世界去，所以说，苦鸭那一天的收获非常不错，他手里边的赶罾网不停地捞起来又放下去，竹壳篓里面不时地装进那些被赶罾网所捞起来的各种鱼儿和虾米。

这沙城河水，在流经黄土岗的张角墩子西南角落下的时候，河道便出现了大幅度的拐弯，直接地弯向了前面的沙城村。因而，在张角墩和沙城村这一段大拐弯的中间，有着很大一片低矮平缓以及长满了各种野草的河滩地，并且在不远的地方还有着一座通往沙城村去的小木桥。当苦鸭赶鱼赶到了这片低矮的河滩地的时候，前方拐弯处的河面上忽然传来一声“卞隆噏”的声音，以及一阵“呼噜哗啦”的扑水声。起初苦鸭还以为是一些大鱼在河面上扑腾着水花呢，因此也就没有刻意去注意。后来，他觉得这声音似乎有一点不对劲，便抬起头来张望，只见在前面拐弯处的河心里，有一个人正在水波之中上下挣扎着。

“不好！”苦鸭一见有人落水了，他不由自主地惊呼了一声，并且就急忙地扔下手里边的赶罾网，褪落了腰间挎着的竹壳篓，甩掉了身上穿着的破棉袄，顾不得那许多从竹壳篓里蹦跳出来的然后又在河堤上

拼命蹦跳的鱼儿和虾米，倏地一下就扎进了冰冷的沙城河水里，“呼噜哗啦”四五十下地游到了落水人的身边，抬起右手，一把抓住了还在河面上漂着的忽沉忽浮的黑长头发，猛地一拎一抬，将落水人的头脸部位给拎出了水面，再往岸边的方向一推；然后又猛地一拎一抬一推；一拎一抬一推……一直到了河边可以站脚的浅水处为止；接着他又急急地抱起肚子被水呛得鼓胀的落水人，跌跌撞撞地往河堤斜坡上爬去。

“啊？是个年轻的姑娘呀？嗯……还算好，呛在肚子里面的水还没有穿过直肠，还有救呢！”这时候苦鸭一边独自地嘀咕着，一边就把落水姑娘，头下脚上地倒着扛在自己的肩膀上，猛跳猛掙了起来。

浑浊的河水，从落水姑娘腿部的裤子和上身的衣服，顺着煞白的脸孔和黑长的头发，一个劲地往下面流淌；呛着在肚子里的泥水，也随着鼻子和嘴巴的噎动，而“咕噜咕噜”地往外面吐，然后再随着裤子和衣服上的泥水一起，“刷刷”地淌落在河岸的斜坡堤上。在苦鸭的猛跳猛掙之下，那个落水姑娘呛得鼓胀的肚子，开始慢慢地瘪了下去。等到她吐得差不多的时候，苦鸭便拎起自己褪在河边斜堤上的破棉袄，裹住落水女人潮湿的身子，双手托抱着她，向着张角墩子下面的自己家的方向，急匆匆地跑去……

3

整个世界是一片幽暗。在这一片幽暗的世界中，这会儿仿佛就只有一丁点的亮光，在闪闪地飘忽和浮动，它就像大海深处那些富含高磷物质的浮游生物，随着幽暗而汹涌的海洋波流，在烁烁的飘忽一样。

这是魂魄的闪光吗？然而，魂魄之光可不是一丁点的呀！不是有三